

首席女法医
18

不存在的凶器

PORT
MORTUARY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王一多 张艺洸 译

PORT MORTUARY

首席女法医 18
不存在的凶器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王一多 张艺洸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席女法医. 不存在的凶器 / (美) 康薇尔著; 王一多, 张艺泷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10

ISBN 978-7-5442-7388-6

I. ①首… II. ①康… ②王… 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468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3-216

PORT MORTUARY by Patricia Cornwell

Copyright © 2010 by Cornwell Entertainment, Inc.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4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首席女法医 不存在的凶器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王一多 张艺泷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马秀琴

特邀编辑 毛文婧 白 路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77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388-6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献给斯塔奇

当我依然以此为生的时候，你必须与我在一起。

在女更衣室内，我把脏了的手术服扔进专门放生物危险品的篮子，接着脱掉剩下的衣服和医用木底鞋。我想着会不会早上我一回到新英格兰，更衣箱上印着的“斯卡佩塔上校”几个字就没有了。之前我可没想过这个，可现在脑子里净想着这事儿了，看来我还是有些不想离开这个地方的。

尽管需要在多佛尔空军基地接受六个月的艰苦训练，每天还要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处理尸体，可待在那儿的日子仍然有舒服的地方，生活很简单，甚至也可以说很愉快。我会怀念那样的生活：天不亮从我的小屋起床，穿上工装裤、POLO 衫、靴子，顶着寒风，在黑暗中穿过停车场，去高尔夫球场的会所喝咖啡、吃点东西，然后开车去港岸停尸房，那里并不由我负责。在给军队验尸官当班的时候，我不再是长官了。实际上，军队验尸官中很多人级别都比我高，关键决定轮不到我做，假使有人问我的话。不过回到马萨诸塞州就不一样了，那里每个人都离不开我。

今天是二月八号，星期一。更衣室的墙钟就挂在白得发亮的水槽上方，下午四点三十三分，指针是红色的，似乎在提醒我，再过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该上 CNN 的电视节目了。我得给观众解释法医放射病理学家是干什么的，我又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职业，以及这项职业与多佛尔空军基地、国防部还有白宫的关系。也就是说，我在节目里不只是一位法医，或者说，也不只是军队验尸官中的一名预备役验尸官。再练一下待会儿该讲的内容：

自从九一一事件后，美军攻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而且目前还在向阿富汗大举增兵，到现在军队和平民世界的界限已经彻底不复存在。我可以举这么个例子：去年十一月，在四十八小时内，从中东运来了十三具牺牲军人的遗体，同时，得克萨斯州胡德堡也运来了同样数目的平民遇难者。大规模伤亡已经不局限于战场，而我也已经不清楚什么样的地方算是战场了。也许到处都是，我会在电视上这么说。我们的家、我们的教堂、我们坐的客机，乃至我们工作、购物以及度假的地方都可能是战场。

我一边放洗漱用品，一边整理关于一些技术问题的讲解思路，包括三维成像放射技术、计算机 X 线断层摄影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CT）和扫描技术以及它们在停尸房里的运用。我还提醒自己要强调虽然我去的新总部在马萨诸塞的剑桥，是全美第一家进行真正意义上验尸工作的民用机构，但巴尔的摩会有第二家，而且还会有第三家、第四家……技术进步能大大改进解剖工作并使结果更精确，我们不用再像传统的尸检解剖那样，做完后还要拍照，希望不要漏了什么，或者引入什么假象，准确是应该的。

今晚不能上“世界新闻”这个栏目了，我觉得有些遗憾，因为想了想后，我还是愿意跟戴安·索耶这位名嘴聊一聊的。经常上 CNN 也给我带来一个问题，观众熟悉你后通常会对你产生轻蔑，虽然我之前就该想到这一点。在我看来，访谈可能会变成针对我个人，我本该向布里格斯将军提一提的。我本应该告诉他今早一位阵亡军人的母亲给我打过电话，她在电话里怒气冲冲地骂我，说我仇恨犯罪^①，还威胁要向媒体控诉我。

关更衣箱的门时，我听到门上的金属发出砰的声音，如同一声枪响。更衣室铺着棕褐色的地砖，赤脚踏上去时总是感觉又凉又滑，我提着自己的塑料篮子，从上面轻轻走过。篮子里装着橄榄油洗发水和护发素、由海藻化石做成的去角质磨砂洁面膏、安全剃刀、专为敏感肌肤设计的褪毛膏、液体洗涤剂、浴巾、漱口水、牙刷、涂指甲油的小刷子，还有洗完澡后要抹的露得清脾润肤油。我走进一个没门的淋浴间，把洗漱用品整整齐齐地

① 指因强烈歧视他人的种族、宗教、残疾、性倾向而犯下的刑事恶行。

摆在瓷砖壁架上，然后把洗澡水尽量往热里开，直到我受不了为止。我在喷头下不断转身，让急促的水流拍打到全身，再抬起头，冲一下脸，然后再低头，看看地面，看看自己的赤脚。我让水流猛烈拍打后脖颈和脑袋，希望能放松一下僵硬的肌肉，寻思着洗完澡该穿衣橱里的什么衣服。

布里格斯将军——我俩独处时，我叫他约翰——想让我穿空军作战服，或者更棒些，空军蓝色军官服，但我不愿意。我应该着便服，因为大部分情况下看电视的时候我可能都只穿一件简单的黑色套装，配一件象牙色的有领衬衣，再戴上外甥女露西给的那块皮制表带的低调的宝玑手表。不是那块宝珀手表，宝珀表表面是黑色的，尺寸有点过大，圈框是陶瓷的，它也是露西给的，露西对时钟、对一切技术上复杂并且昂贵的东西相当着迷。不能穿裤子，得穿裙子和高跟鞋，这样不会显得有威胁性，也容易让人接近，这是我很久以前在庭审中学到的小窍门。不知什么原因，在我形象具体地从解剖学角度描述受害者的致命伤以及他或她生命最后时刻的巨大痛苦时，陪审员们喜欢看见我的腿。布里格斯将军不会喜欢我在衣着方面的品位，不过昨天晚上，我们喝着酒看“超极碗”橄榄球总决赛的时候，我提醒他，男人没有资格告诉女人该穿什么，除非他是拉尔夫·劳伦。

突然一股气流把淋浴间里的蒸汽吹向一边，我似乎听到有人进来。很快，我的心情变糟了。进来的可能是任何人，某个军方工作人员、医生或别的什么人，只要是有权进入这家高密级机构的，谁都有可能，或是来上厕所，或是来消毒，或是来换衣服。我想了想在主验尸房工作的同事，觉得应该是阿瓦洛内上尉。上午做CT扫描的时候，我怎么都躲不开她，好多时候她就在我旁边，似乎我受过那么多培训却还是不会做扫描一样。整个白天的其他时候，她就像幽灵一般在我工作的地方飘来飘去。多半是阿瓦洛内进来了。然后我确定就是她，因为我总甩不掉她。愤恨之情让我情不自禁握紧了拳头。快滚吧！

“斯卡佩塔医生？”传来了她熟悉的声音，平淡、缺乏激情，又似乎总在我耳边。“有电话找您。”

“我才进来。”我透过很响的水声喊道。

我是想让她赶紧走。拜托，给我留点私人空间。我现在不想见阿瓦洛内上尉，不想见任何人，这倒跟光着身子没关系。

“对不起，女士，但是皮特·马里诺要找您。”她平板的声音飘得更近了。

“让他等着！”我扯着嗓子喊。

“他说很重要。”

“你能问他是什么事吗？”

“他只说很重要，女士。”

我保证很快回他电话。听起来我有些粗鲁，尽管我的本意很好，但不可能一直保持亲和，虽然我希望如此。皮特·马里诺是名罪案调查员，我已经和他一起工作了半辈子。希望不是家里出事吧。不对，如果的确有什么紧急情况，如果我丈夫本顿或是外甥女露西出了事，抑或是剑桥司法鉴定中心（我已经被任命为那里的主管）出了什么大问题，那他一定会跟我讲。马里诺不会只叫谁告诉我他打电话找我并且有重要的事情。我确定他是那种有事憋不住的人，只要冒出个什么想法，他就觉得必须立刻告诉我。

我张大嘴，用水冲洗掉喉咙里人肉烧焦并开始腐烂的味道。今天工作中的恶臭随着大团大团的蒸汽冲入我的鼻窦中，腐烂生物的分子也随着淋浴溜进了我体内。我从瓶子里挤出些抗菌肥皂液清洗指甲盖里面，这种肥皂液可是我洗盘子或者擦靴子时用的，然后用李施德林漱口水刷牙，包括牙床，还不忘洗洗舌头。我尽可能清洗到鼻孔深处，使劲擦洗每一寸皮肤，还洗了两遍头，但仍然能感到那股恶臭，看来真是洗不干净了。

刚才处理的遗体是名阵亡士兵的，就是他妈妈早上打电话来骂我。他名叫彼得·盖布瑞尔，跟那位传奇摇滚巨星的名字一样，只不过这个彼得·盖布瑞尔是个陆军一等兵，派到阿富汗巴德吉斯省还没到一个月就不幸遇到了自制的路边炸弹，炸弹是用塑料水管做的，里面装满了聚乙烯蜡，上面盖了个铜盘，炸弹冲破装甲进入他坐的悍马车里，引发了足以熔化金属的大火，把他活活烧焦了。昨天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处理他的遗体。其实，大部分普通民众都想不到，在这所高科技的庞大机构中，军方的病理学家和科学家们经常会处理这样的案子：肯尼迪遇刺，检验末代沙皇罗曼诺夫家

族的DNA，还有内战时沉没的“汉利号”潜艇船员们的DNA。这个机构伟大却不为人知，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八六二年，陆军医学博物馆，林肯总统遇刺后，那里的医生曾对他进行抢救，抢救无效逝世后，他们又负责了遗体的尸检。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我在节目里该谈到的。对，要重点关注积极的方面，忘掉盖布瑞尔夫人的痛骂，我不是她嘴里的怪物或者极端分子。“不能责怪那位可怜的母亲，她是因为太难过才骂我的。”我这样想到，毕竟她失去了自己的独子。嗯，盖布瑞尔一家是黑人。“天哪，我在想什么呀，我当然没有种族歧视。”

我感觉又有人来了，进了更衣室，屋里已经让我搞得雾气腾腾如蒸汽浴一般，蒸汽的热度让我的心跳得好快。

“斯卡佩塔医生？”还是阿瓦洛内上尉，她声音里的试探性没有刚才那么强，难道她又有什么新闻？

我关掉水龙头，走出淋浴的隔间，抓起一块浴巾裹上。阿瓦洛内上尉就杵在水槽和烘手机旁边，但隔着水汽我看不清她的样子，只能看到她头发是黑的，穿着卡其布工装裤和黑色的POLO衫，上面绣着象征军队验尸官的金色与蓝色相间的盾形徽章。

“皮特·马里诺……”她张嘴道。

“我马上回他电话。”说着，我又从架子上扯下一块浴巾。

“他来了，女士。”

“‘来了’是指？”我几乎以为马里诺会像某种从水雾中跑出来的史前生物一样，直接出现在这间更衣室。

“他正在机场后面的旅客集散大厅里等着您，女士，”她告诉我，“他要带您去‘鹰栖’宾馆，去收拾您的行李。”她说得就像是我要被联邦调查局带走，被逮捕或开除了一样。“我接到的命令是到马里诺先生那里，提供必要的帮助。”

阿瓦洛内上尉名叫索菲亚，来自陆军，刚刚完成在放射科的实习。她始终按照军人的标准极其正确地行事，几近刻板。在我身边晃动时，她总是礼貌得有些过头，可现在不是礼貌的时候。我拿起装洗漱用品的篮子，

走过更衣室地面的瓷砖，发现她还一直跟在我背后。

“我应该明天才走，而且我的行程里也不包括和马里诺去哪里。”我对阿瓦洛内上尉这么说。

“我可以开车送您，女士。我知道您不开车……”

“难道你没问他到底是什么事吗？”我从更衣箱里掏出梳子和除臭剂，问道。

“我问了，女士，”她回答道，“可他不肯说。”

一架 C-5 “银河” 战略运输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朝着十九号跑道着陆，风向依然像通常一样是南风。

我的外甥女露西有好些个身份，其中之一便是直升机飞行员，她教过我航空方面的工作原理，其中一条就是飞机跑道的号码对应罗盘上的方向。比如十九号跑道就对应罗盘上的一百九十度，也就是说指针的另一端指向〇一。用这种方式指示方向是伯努利效应与牛顿运动定律作用的结果，这都与气流在机翼上方流动需要的速度有关，与在风力影响下的起飞与降落有关，而在特拉华州我们这一带，风是从海洋吹向陆地，从气压高的地域吹向气压低的地域，从南往北吹。日复一日，运输机在那条沥青跑道把尸体运来又运走，就像是停尸房后面的冥河一般。

这架“银河”运输机有着鲨鱼皮般的灰色外壳，橄榄球场的长度，以它如此巨大的体型与重量，似乎很难在灰蒙蒙的天空中从飞行员们称其为马尾云的轻柔云层里穿过。我不用看就知道这架飞机的型号，因为我能听出它高亢的尖叫与呼啸。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可以听出涡轮引擎产生十六万磅推力时所发出的声音，在好几英里之外就能区分出 C-5 与 C-17 运输机。我已经知道什么是直升机，什么又是倾转旋翼机，还能把“奇努克”直升机、“黑鹰”直升机、“鱼鹰”倾转旋翼机这几种军区区别开来。如果天气不错，我会在空闲时间坐在屋外的一个板凳上，看看基地的各种飞行器，就好像在看一些珍禽异兽，像是海牛、大象，抑或是某些史前鸟类。不管是它们笨重而缓慢的移动，还是雷鸣般的呼啸，抑或是飞过时投在地面的

巨大阴影，我从不觉得厌烦。

伴随着一股股浓烟，这架 C-5 的轮子着地了，当时我正巧穿过降落区，那一带有四个占地面积很大的旅客集散大厅，四周是防护森严的围墙，还有台备用发电机，由于离这架 C-5 太近，我都能感觉到自己中空器官里发出的翻滚声。我朝一辆从没见过的蓝色面包车走去，马里诺就在车里，但他没向我打招呼，也没起身替我开车门。这并不表明什么，在我的记忆中，马里诺不会把精力浪费在繁文缛节上，当然，这并不是说彬彬有礼或待人友好对他来说就从不重要。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离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当时是在验尸房吧，不过也可能是在某个凶杀现场。我实在是记不得了。

我上车关好车门，把行李袋放在脚下。刚洗完澡，我头发还是湿的，马里诺觉得我看着很糟，还在心里暗自对我品头论足。从他的目光中我总能发现这一点，因为他会斜着眼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还会把目光停留在和他毫不相干的地方。马里诺不喜欢我穿军队验尸官尸检时穿的工作服，不喜欢我穿卡其布工装裤，也不喜欢我穿黑色 POLO 衫和战术夹克。有几次他看见我穿军装，我感觉他都吓了一跳。

“你从哪儿偷的车？”他倒车时我问道。

“找民航队借的。”他的回答至少告诉我露西没出什么事。

跑道北端的私用航站楼可以供有权降落在多佛尔空军基地的军队以外的人员使用。我的外甥女露西开直升机把马里诺送过来，于是，一个想法掠过我的心头：他们是来给我惊喜的。他们没有事先告知，是为了让我不用赶明早的航班，把我直接送回家。可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不会是这样的。我试图从马里诺粗糙的脸上找到答案，从头到脚打量他，就像我第一眼见到病人时做的那样。马里诺穿着跑鞋、牛仔裤、常穿的哈雷·戴维森牌皮外套，头上是纽约扬基队的棒球帽——这可有些危险——毕竟他目前住在波士顿红袜队的地盘上。哦，他还戴着那副不时髦的金属架眼镜。

因为戴着帽子，我看不出他头上仅有的那点灰发有没有被剃光，但他收拾得很干净。他没有出现喝了威士忌后的脸红，也没有鼓出来的啤酒肚，

眼睛没充血，手不抖，也没有烟味。马里诺还在戒酒，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有好多恶习需要戒除，如果把他每个恶习的戒除活动比作一节车厢的话，这些车厢足以组成一列火车，这样的一列火车需要穿过马里诺原始欲望的险恶地带：性、酒精、毒品、烟草、暴食、下流、偏执、懒散。也许还该加上撒谎，因为只要能对自己有利，他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露西应该在直升机上……”我开口道。

“你知道在处理尸体的节骨眼时发生了什么，比他妈的中情局还糟糕。”开上紫心车行道时，他大声对我说，“都火烧眉毛了，没人他妈的说什么，我都打过五次电话了，这才采取行动，和露西一起过来了。”

“如果你告诉我来的理由，说不定能有点作用。”

“在处理那个伍斯特的士兵尸体时，没人会去打扰你。”马里诺这么说让我很吃惊。

一等兵盖布瑞尔的确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但我无法想象马里诺怎么会知道我今天在处理哪具尸体。应该没人告诉他，我们在港岸尸房做的每件事，就算不是严格保密也都是极其谨慎不外传的。是不是盖布瑞尔的母亲真是言出必行，就像她威胁的那样，给媒体爆料了？她会不会对媒体说给她儿子尸检的军队验尸官是个女白人，是种族主义分子？

我还没来得及问，马里诺又说：“很明显，他是伍斯特第一个在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当地媒体全都玩儿命似的跟这个新闻，我们已经接到些电话了。我猜是有人搞不清状况，认为只要是马萨诸塞的死尸，最后都会给我们。”

“记者认为我们是在剑桥验的尸？”

“嗯，剑桥司法鉴定中心倒也是个停尸房。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有人会认为媒体当然知道，目前为止，所有战场阵亡人员的遗体都会直接运到多佛尔空军基地，”我答道，“你确定这是媒体感兴趣的理由？”

“怎么了？”他看着我，“你还知道些我不知道的理由？”

“我只是问问而已。”

“我只知道我们接了几个电话，让他们找多佛尔基地。你当时正处理伍

斯特的孩子，没人叫得动你接电话。最后没办法，我们都出发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了，在威灵顿加油的时候，我才给布里格斯将军打电话。他让那个什么上尉到浴室找你。她单身？还是跟露西一样？毕竟她长得也不难看嘛。”

“你怎么知道她长什么样？”我有点奇怪。

“她去缅甸州看她妈妈的时候顺路来过剑桥司法鉴定中心，你当时不在。”

我努力想回忆有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件事，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虽然我是主管，但却不知道自己负责的部门发生了什么。

“是菲尔丁批准露西用直升机，最周到的主人哦。”马里诺不喜欢我的副手，杰克·菲尔丁。“关键是我的确试过想联系上你，我其实不想就这样跑过来找你的。”

马里诺在避实就虚，说了这么多，不过只是他的一种策略而已。都是他编的。由于某种原因，他认为有必要不事先通知就来找我。很可能是因为他要确保我能立马跟他走。看来真是摊上大事儿了。

“按你说的，盖布瑞尔的尸检应该不是你来这儿的理由。”我说道。

“应该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呢？”

“有点情况，”他直直地盯着前面，“我已经告诉菲尔丁和其他所有人，你到之前，绝对不准碰那具尸体。”

杰克·菲尔丁是位有经验的法医病理学家，他可用不着听马里诺的。如果他都待在一边，只等我做主的话，那很可能说明案子涉及到一些政治因素或者搞不好会让我们吃官司。菲尔丁没给我电话也没发电邮，这让我很恼火。我又看了下手机，还是没有菲尔丁的电话或短信之类的。

“昨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就在剑桥。”马里诺一边开车一边说道。我们已经驶到了大西洋街，正在暮色中缓缓穿过基地中部。“在欧文街的诺顿森林会展中心，离你家还不到一个街区。你不在可真是太可惜了，不然就能去现场了，走路都能到，你要在的话，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什么情况？”

“一个浅肤色的男子，约莫二十来岁，大概是出门遛狗，然后倒在街上就死了。是心脏病突发吗？不是。”他接着说道，那时我们正经过一排排用混凝土和金属修建的维修库、停机棚，还有其他一些只有编号而没有命名的建筑物。“那可是星期天下午，光天化日之下，在很多人跟前，因为有个活动就在那个什么楼那儿，就是那座有个绿色的大金属房顶的楼。”

诺顿森林会展中心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所在地，那是一个林木葱郁的园区，有栋楼用木材和玻璃建成，很壮观，已经租出去用于特殊用途了。离我和本顿去年春天搬进去的新家只隔了几栋楼。之所以搬到那里，是因为离剑桥司法鉴定中心和哈佛大学都很近，本顿就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系上班。

“换句话说，周围都是目击者，”马里诺接着说，“不管时间还是地点，都绝不适合谋杀。”

“我记得你刚才说他并非死于心脏病突发。的确，死者很年轻，不大可能有心脏病，你也许想说的是心律失常。”

“对，当时是这么估计的，因为有几个目击者看到他突然抓自己的胸口，然后就倒下了，送到医院时就应该已经死了。之后，尸体立即送到了我们鉴定中心，昨晚整夜都放在冷柜里。”

“‘应该’是什么意思？”

“今天一早，菲尔丁到冷柜那儿，发现地板上有血点，装尸体的容器里有好多血，于是他赶紧去找安妮和奥莉。死者的口鼻都有出血，昨天下午宣布他死亡的时候可没有。死亡现场没有血迹，一滴都没有。可他现在却出血了，而且显然也不是尸体清洗液流到体外了，因为他肯定没有腐烂。裹着尸体的布已经被血浸透了，在尸体凹陷处大约有一升血，真是一片狼藉。我从没见过死人像那样流血的。所以我对大家说咱们摊上大事了，每个人都得保密。”

“杰克怎么说？他是如何应对的？”

“开玩笑吧你？他可是你的副手，别逗了。”

“有进行鉴定吗？为什么发生在诺顿森林呢？死者住在附近吗？是不是哈佛的学生，也许是神学院的？”那儿离诺顿森林会展中心很近。“我想他是不是参加你说的那个活动，但牵着狗又不大合适。”当我们在“鹰栖”宾馆停车场谈话的时候，我说话的样子要比我的感觉更冷静些。

“我们还没有了解到足够的细节，不过似乎是一个婚礼。”马里诺说。

“在‘超级碗’决赛的那个星期天？有谁会吧婚礼放在和‘超级碗’决赛同一天呢？”

“除非你不想任何人出席，除非你不是美国人，或者至少不是美国裔。我知道就好了，不过我认为死了的这哥们儿可不是去参加婚礼的，不仅是狗的缘故，他在夹克下面还藏了一把格洛克九毫米手枪，没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却带了个便携式卫星无线电。也许你能猜到我要讲什么了吧。”

“不太能猜到。”

“露西会和你再讲讲卫星无线电，但情况似乎是死者在暗中监视某个人，而被监视的那位决定好好回报一下。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有人对他做了什么，给他留下了一个隐蔽的伤口，结果急救医生没能发现。搬尸体的也没注意到任何异常。死者就这样封装进了袋子里，在运输的过程中就开始出血了，可是如果没有血压的话，他是不会出血的，换句话说，他在送到停尸房的时候还活着，然后就这样塞到冷柜里了。那里头只有四五度啊，就算他没有因失血而死，到今天早上也冻死了。”

“如果死者受了能造成外出血的伤，”我问道，“怎么在现场没有流血呢？”

“那就要问你了。”

“医生抢救了多久？”

“十五到二十分钟。”

“也许是抢救时某根血管被扎破了？”我问道，“不管是死前受伤，还是死后受伤，只要够严重，都能造成大出血。例如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可能有根肋骨骨折，造成了刺伤或者切破了动脉？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一根曾经植入死者体内的胸管造成了一个伤口，导致了你所说的出血？”

但我这是明知故问。马里诺警探对于凶杀案很有经验，他就是调查死亡案件的。要是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或至少貌似合乎逻辑的理由，他不会抓露西的壮丁，让露西开直升机送他来多佛尔基地，而且不事先通知我，何况杰克·菲尔丁也肯定能区分有意和无意造成的伤口。但他怎么不先联系我呢？

“剑桥消防队的总部离诺顿森林可能就一英里，他们的人几分钟就到现场了。”马里诺说道。

车已经熄火了，但我们还在车上。天基本上已经全黑了，地平线融入天际，只剩下西边还有一点微光。菲尔丁什么时候在我不在的情况下处理过麻烦？从来没有。他总是消失，让别人处理他的烂摊子。所以他才不联系我，没准他又翘班了。这样的情况还要发生多少次，我才会让他走人？

“急救医生们说死者是当场立即死亡。”马里诺补充说。

“除非是简易爆炸物直接把人崩成碎片，否则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立即死亡。”我回答道。我一直讨厌马里诺这种油腔滑调的说法。立即死亡、倒地而亡、倒地前就已经死亡。这类套话他已经说了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我已经无数次告诉过他，心跳与呼吸骤停不是死亡的原因，而只是濒临死亡的表现，临床死亡还要至少过几分钟。没有“立即”，死亡绝非一个简单的过程。我再次提醒马里诺这个医学事实，因为我想不出别的可说的了。

“好吧，我只是在汇报急救医生告诉我的，反正他们说死者救不活了。”马里诺答道，就好像那些急救医生比我更懂死亡一样。“死者躺在布单上。没有生命迹象了，他们这么说的。”

“你问过他们了？”

“问了一个，今早打电话问的。没有脉搏，啥也没有了，那家伙死了，那个护理人员这么说的。但你能指望他说什么呢？难道要他说，他们还没确定就把死者送到停尸房了？”

“那么你告诉他为什么问他了吗？”

“没有，怎么可能，我又不是傻子。不需要让这事儿上《环球》头版。这要是捅出去了，我恐怕得回纽约警察局了，或者是到维肯哈特服务公司

找个工作，不过没人会雇我吧。”

“你走了什么程序呢？”

“我走个毛，菲尔丁才在走他的狗屁程序。当然了，他说他每件事都是按照规则办的，说剑桥警察局告诉他现场没有可疑之处，根据目击，明显是自然死亡。警察只需要将那把格洛克手枪立刻带去实验室，好找出它是登记在谁的名下。所以，警察把枪拿走后，菲尔丁立刻同意把尸体运到咱们鉴定中心。一具正常的尸体而已，如果是急救医生搞错了，那也跟咱们没关系，菲尔丁这么说的。知道我怎么说吗？我说谁的错无所谓，反正咱们都要遭殃。媒体会疯狂地追着咱们，那种架势会是你从没见过过的，他们会说全部都该搬回波士顿。想想那种场景吧。”

今年夏天，在剑桥司法鉴定中心处理第一批尸体前，马萨诸塞州验尸官办公的地方还在波士顿，一直面临着政治、经济上的问题，还经常在新闻里爆出些丑闻。尸体弄丢了呀，或是送错殡仪馆了呀，抑或是还没有彻底检查就给火化了呀。有一次，在处理一个疑似受虐而死的儿童尸体时，检查的甚至不是死者本人的眼球。主管们像走马灯一样换，各区办公室因为经费不足被迫关掉。然而，所有关于那个办公室的负面新闻都无法跟马里诺现在所指的相提并论。

“我不会去想象什么，”我打开车门，“我更愿意关注事实。”

“问题就在这儿，目前已有的情况都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你把告诉我的也都告诉布里格斯将军了？”

“我跟他说了他需要知道的。”马里诺回答道。

“跟告诉我的一模一样？”我接着问。

“差不多。”

“你不该去说的。应该由我来向他汇报，由我决定他需要知道什么。”车门开着，我仍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冷风吹了进来，因为才洗过澡，还没干透，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你不只是因为我忙才越级报告的吧。”

“是，就是因为你忙得脱不开身，我这才直接找将军汇报的。”

我下了车，安慰自己马里诺说的不一定准确。剑桥的急救医生绝不会